

断碑残碣遇米癫

京剧《襄阳米癫》导演琐记

●
彭林

耳边传来叮叮当当的刻碑声。

他从遥远的天边向我们走来,走了很久很久……

虽处阴阳两界,我和他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他那深邃、狡诈的眼神,飘逸、洒脱的举止,像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把我吸引。他信步在翰林墨海中遨游,我像跟屁虫似地尾随其后……

终于,他停下脚来,招手叫我过去,跟我讲起了他那似乎永远讲不完的故事:“老夫自幼习文弄墨,博采众家,自成一体。拙作笔力雄健明快,洒脱不拘,追求传神动人之风采,生动飞扬之神韵;字画诗文在这汴梁城内外多少也有些名气。被世人冠以四大书法名家之一。盛誉之下,颇感愧。但知我者世人也。哈哈哈……”

看他笑得前仰后合,笑得那样地开心、豪爽、充满了自信,我竟被他的情绪感染。心想,这怪老头言辞率直,倒有几分可爱。说话不转弯不抹角,毫不顾忌人家说他“狂妄”……

只见他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地吟唱着:“书者心之迹也,达其性情,形其哀乐;字乃心画,抒其志也……”

疯癫了好一阵,许是累了,随便找个地坐了下来。我想去找杯茶给他止止渴,解解乏。刚要离去,他却厉声把我喝住:“回来!小子,我话还没讲完呢。”

我只得乖乖地坐下,作出一付洗耳恭听的样子。

“你是不是觉得老夫举止怪诞异常?”

我连忙摇头。但在他那鹰一般的双眼逼视下,却又不得不把头微微点了那么几下。

“小子,做人要坦荡。少做违心事。少说违心话。人生短暂,你不觉得你那样委屈着自己,活得挺累吗?”

我腆颜极了。恨不得地下冒出个洞一头扎进去。他见我如此狼狈,似生出一丝恻隐之心,语气缓和下来:“小子,别见怪,别往心里去。我就是这么一个德性。这么一个人。其实世人早已定论。说我倾邪险怪,诡诈不情,敢为奇言异行以欺惑愚众。怪诞之事,天下传以为笑。人皆曰之以癫。真是说得好,说得妙!”他又附在我耳旁轻声道:“其实呀,我远不止这些呢。我酷爱奇石、我酷爱奇文、我有洁癖、我更好色女人咧……”在他的娓娓诉说中,我被吸引,我被感动,不禁增添了几分对他的敬重。

“唉,国运不昌,生不逢时啊!”他的一声长叹把我拉回他所处的那个时代。我怀着少有的虔诚静静地聆听着这位古代老者坦露心声:“老夫二十一岁‘既冠’……”我连忙问“既冠”是什么意思!他回答说:“既冠就是册封做官哪。在朝任职数十年,几起几落,官运不享。看多了官场那点破事、脏事:拉帮结派、结党营私、中饱私囊。曾立志‘不入党与’;也曾为自己写下警句:‘庖丁解牛刀,无厚人有

间,以借此世故,了不见后患。’于是便学着去随机应变,学着去左右逢源,并强勉自己讨好权贵,献媚同僚,也跟着人做一点昧良心的事体。老夫可称得上‘白天是鬼,夜间才是人’啊!有时真恨不得抽自己几个耳刮子,但有什么办法呢?常言道:宦海深似海。你想不惹是非,是非也会找上门来。稍不留神落得满门获罪,灭顶之灾。你只能忍气吞声,委曲求全啊。要知道,这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呀……世人说我癫狂,举止异常,传为笑柄。我看他们只说对了一半,老夫确是有此天性,生成的毛病长成的性。而另一

半,又有谁知这满腹无处诉说的苦衷呢?是以笑骂为循世之法,癫狂为护身之道,以避乱呀!唉,世态炎凉,万念俱灰。想脱袍挂冠,离开这是非之所,到那书画天地逍遥自在地做神仙去吧。无奈家中上有老,下有小,还有那贤良的妻子,要靠我这薄薄的俸禄,养家糊口啊。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冻死饿死吧?再说嘛,十载寒窗,图的什么呢,不是有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古训嘛。

说到动情之处,老夫子竟呜呜地大哭起来。这下可把我吓坏了。怎么劝也劝不住,干脆让他哭吧。也许哭出来反倒舒服些。突然老夫子停住了哭声,破口大骂起来:“蔡京,你这个浑厮!你我同窗数载,情同手足。不就是在御前说露了嘴,说你字不如人;不就是没有把砚台交给你,让你去献媚皇上吗?要知道它是爱妻送给我的信物,我怎能轻易转送给你呢。再说,我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你这种奴颜婢膝的做法,却没想到为此你竟然百般陷害于我,全然不顾同窗好友手足之情。可悲的是你所做的一切,老夫都像傻子一样,被蒙在鼓中。真是“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啊!”

我冷不丁地端出一句:“天才不会戒备小人。”

“对对对,天才就是不会戒备小人嘛!”他连表赞许,“蔡京你这人面兽心的东西。你陷害我还不算,还伙同童贯那个没那玩艺儿的一帮家伙,千方百计逢迎皇上,说什么‘丰享豫火,唯王不会’。你们这帮狐朋狗党,骗取了皇上的宠信,操纵了朝中的宰杀大权,干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。只弄得天怒人怨,民不聊生,动摇了大宋江山根基,被世人指为权奸,留下了千古骂名……”

老头不停地骂着,气愤得浑身发抖。我想要是蔡京、童贯等人在场,他真会把他们一口给吞噬下去。不过反过来又想,假如蔡京童贯真地在场,他真敢这样吗?

老头骂够了,也骂累了。颓唐坐下,陷入了阵阵沉思。他的脸部肌肉在痉挛着,表情极为复杂,可以看出此时他内心极为痛苦,好似有百般的难言之隐。他的嘴唇在不停地蠕动并发出喃喃的自语声。我轻轻爬到他身边,才听得清那断断续续的话语:“毁啦,全毁啦……君不像君,臣不像臣,气数已尽,大变在即呀……”只见他缓缓地强撑起身来,声音嘶哑中带有哽咽,一字一句地吟咏着:“花城人去今萧索,春梦绕胡沙。家山何处,忍听羌笛,吹彻梅花……”好诗,好诗!奇才,奇才!只见老夫子紧紧闭住了双眼,任凭老泪纵横,洒满脸颊……

老夫子刚才吟咏的是宋徽宗的传世绝句。宋徽宗这位历史上与众不同的皇帝,政治上是昏君,艺术上是奇才。既聪明又愚笨,多才多艺与孤陋寡闻集于一身,既自负又昏庸,既多情又糜烂……后导致国破家亡,在异族囚禁的屈辱悲凉中了结残生……可以看出,老夫子对这样一个亡国之君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君臣情结。

耳边传来细微的鼾声。夫子睡了。睡得是那样熟,那样香。我静静地守候在他身旁,端详着这张饱经沧桑的老脸。我看到这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。他也许梦见了高堂老母和贤惠娇妻,也许在梦中回到了他的书画天堂……

多么可亲可敬又好笑的老者。多么生动独特的艺术形象啊。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历代文人的生存状态,感受到历史文人沉重困厄的心灵创伤。他身上折射出古代文人的民族精神。正是因为有了无数个他们的创造和延续,才构建出宏伟灿烂的中华历史文化。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表现他们。

“玩戏人”的直觉告诉我,这能弄成个好戏。因为人物已经具备了鲜活的个性和戏剧基因。一些有意蕴的戏剧场面在脑海涌现:

新婚之夜,酷爱奇石的老夫子抱石而眠,把新娘凉在一边……

横、竖、撇、捺、点、弯、钩拟人化,活跃在书画天地……

老夫子是书画王国的主宰,和众笔划是生死相交的挚友,在这里他的心态可以平和,欲求可以满足,讲出人前不敢讲的话,做出人前不敢做的事……

总之,用平民化的视角去看待古人,以情趣、幽默、愉悦、明快、生作为标尺去衡量构建这部作品,用乐观、豁达的心态去面对、诠释、告别这段已经流逝的历史。

醒了。他终于醒了。只见他站起身来拍拍身上的泥土笑着问我:“小子,你在干嘛呢?”

“没干嘛,瞎想。”

“回去喽,该走喽!”他快活地吟唱着:“点横撇捺竖弯钩,翰墨天地任风流……”欣然飘飘离去。

望着他那逐渐消失的身影和远逝的歌声,我浮想联翩。蓦然间一抬头,一块巨大的丰碑屹立在眼前,上面刻着几个遒劲有力的大字:“风樯阵马,天马脱缰。”我恍然大悟:原来他就是前朝赫赫有名的字圣米芾。不禁大声疾呼:“字圣,你在哪里?快回来吧,今天与昨天已大相径庭!”

耳边又响起叮叮当当的刻碑声……

“刻不完千古翰墨风流事,刻不尽苦难人间多沧桑。”刻碑声响彻苍穹……

责任编辑:天慧